

## *The food crisis, Industrialized farming, and the Imperial Regime*

Jan Douwe Van Der Ploeg (杨·朴罗格)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农村社会学系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非西方国家的农业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社会研究方法等，他从发展社会学角度研究荷兰和欧洲农业，取得了丰硕成果，对欧洲农业史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与他的同事将关注欧洲和北美的农村社会学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社会学的材料整合在一起，汇聚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方法，包括劳动力过程分析、商品化程度差异、技术应用差异、文化类目以及农民对已有概念结构的重构、行动者和能动性。他曾经在秘鲁用了一年时间研究当地土地革命程中的矛盾与冲突，而后完成了其首部著作《De Gestolen Toekomst (The Stolen Future)》，书中对比了政府主导下的与农民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的差异。他的代表作有《The New Peasantries》《The Scient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actice》、《Labor, Market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The Virtual Farme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Dutch Peasantry》等。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10, NO.1, January 2010, P98—106

**摘要：**本文认为，粮食危机并不能等同于突然出现的粮食价格的上涨或是仅仅把它看作是市场的推动作用。2008年上半年价格突然上涨，之后直线下降的这种情况是对一种更为广泛的和更为持久的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个根本性的危机已经酝酿了十几年了。它由以下几个因素共同作用而成，包括农业工业化、粮食和农业市场的自由化，以及粮食帝国的崛起。这几个因素的相互作用造成了一场全球化的农业危机，它引起了粮食危机的多方面爆发。粮食危机和农业危机又由于更广泛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加速爆发。

**关键词：**农业危机、粮食危机、自由化、帝国粮食体系

## 引言：

2008年初，世界面临着—场粮食价格大幅度增加的粮食危机，这场危机使得世界贫困人口，甚至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都随之增加。粮食不再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能够买得起的东西了。起初，人们把粮食价格的突然上涨看作是暂时的相关商品市场的失衡的表现，尽管其他一些分析也提到说这个世界很可能会面临长期的粮食短缺。

2008年初的价格膨胀有着特殊的原因。这包括投机买卖、极低的世界粮食储备水平（新自由主义项目的实施所引发的极速的储备下降）、主要粮食生产国的恶劣的气候条件以及生物燃料的影响。然而，由于这些因素发生在急剧变化的背景之下，它们仅仅能够引起—场粮食危机。—种新的“帝国”或是“企业粮食体系”加大了对粮食的生产、加工、分配以及消费体系的控制，这意味着之前所假设的相关商品市场中的小的失衡将逐渐转变成价格上的大波动。在这种新的帝国体系之内，粮食短缺是引起目前价格突然上涨的—个主要原因，而且，这种粮食短缺很有可能成为帝国据此提高粮食价格，获得更高利润的—个途径。同样的，粮食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使得粮食价格随之波动。在极度的粮食短缺、价格上涨之后，紧随其后的，必然是粮食的相对过剩生产，从而价格大幅度下降，这反过来也可能引起再—次的价格上涨。因此，粮食价格持续不断的波动就变成了新粮食体系的—个持久的特征，它对于农民和消费者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今天，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农业危机与粮食同时并存。

## 农业和粮食危机的起源：

当前的农业危机是由以下几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部分而又持久地进行的农业工业化进程；(2)农业生产和销售的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3)粮食帝国的崛起，垄断了全部的粮食供应链条。在新的世界粮食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这三个过程融为一体，对于农业系统和生态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它对于外部环境，包括正在发生的农业和粮食危机，普

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极为敏感。

第一个进程，即**农业工业化**，是指试图减少农业生产对自然的依赖程度，使农业不再以生态资本为基础，而是越来越依赖于工业和金融资本的投入。也就是说，过去农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自然因素，比如说土壤肥力、好的肥料、好的品种以及能够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种子等因素，而农业工业化之后的农业生产的增长则主要靠外部的投入以及相配套的技术设备。这种农业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使得农业规模的扩大化成为农业发展的一个内在需求。通过扩大规模，实行工业化生产，才能使农业生产者获得更高的利润。但是，为了扩大规模，这些农业生产者就不得不办理相当大额的贷款，使得他们的债务成倍的增加。

这时，农民生产的逻辑也开始有了转变，之前农民的逻辑是以自主性生产，以家庭劳动力为主，并自主控制资源如何分配。现在，农民的逻辑逐步向企业家逻辑进行转变，侧重于市场一体化，强调市场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考虑到，这种逻辑的转变可能会使得农民对于农业生产活动的积极性逐渐降低，尤其是当农业生产的利润并不高的时候，他们便会倾向于投资于更加有利可图的产业。

农业工业化的进程会产生一种矛盾：农业需要一系列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生产配额、环境空间以及通向市场的途径；同时，他们也需要有利于长期计划的市场稳定性，以作出投资决策及偿还债务。然而这些需求却与新的、全球的、开放市场性质相违背，新的全球的开放市场的波动不断，根本满足不了工业化农业对于稳定性环境的需要。而且，虽然说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使得生产力增长水平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整体上看，农业部门的生产节奏却在日益减慢。

第二个进程是市场的改组，形成一个全新的**世界性的全球市场**。虽然，世界农产品总量的15%是在各国之间流动的，但其余的85%事实上也是与世界市场体系相一致的。之前，由于各地的不同条件、不同发展情况所形成的各地农产品市场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不同的价格体

系，但现在，各地区的农产品价格水平、价格比率都逐渐趋于一致，这就促进了全球范围内农产品的流动。这就形成了一个特点：大型农业体系的完全可互换性（the complete exchangeability of large agricultural systems）。例如，起初，秘鲁人们并不知道芦笋这种农产品，但最近几年，秘鲁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芦笋出口国。也就是说，随着这种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各种农产品都可以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其他地方生产、销售。但同时，作者也指出，这种情况可能会对农产品的价格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可能会威胁到农业体系的连续性，造成极大的不安全感，为社会动荡埋下伏笔。

粮食与农产品市场自由化，形成世界市场的进程最终是与第三个进程相互交织的：粮食帝国的崛起。开放的全球化市场体系日益成为各个帝国为争取霸权地位而斗争的舞台。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收购计划、便利的信贷机制，控制了全球粮食供应链条的相当大一部分。比如说，雀巢、Unilever 联合利华公司、意大利的 Parmalat 帕玛拉特等一些企业都可以算是作者口中的粮食帝国。这些粮食帝国有着相当大的垄断力量。想要在他们控制范围之外，农民卖粮、或是消费者买粮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它像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对整个市场进行控制。

由于粮食帝国主要通过信贷融资（部分通过股份合并），它对于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金融危机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因素。对信贷的依赖（并要求扩大股份价值）需要大量足够的资金流去支付贷款和利率，同时也需要更大程度的联合融资。因此，这就需要通过压低初级生产者的价格、提高消费者所应支付的价格，形成大量的积累，以尽可能的“挤”出更多的价值。作者之后举出了意大利各行业部门的总价值增长的数据，以证明这些粮食帝国的高产出价值。从 1980 年到 2003 年期间，意大利的大多数工业部门的总价值只有很小的增长，以 100 为基数，化工业指数从 1980 年的 100 增长到 2003 年的 112，木材加工业增长到 109，矿产加工业增长到 106，甚至有一些行业是在大幅度的下降，纺织品行业下降到 79，汽车行业下降到

84，机械行业下降到 92。但在这其中，唯一的例外是粮食行业，总价值指数从 1980 年的 100 增长到 2003 年的 148。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荷兰，粮食行业的总价值从 1985 的 225 亿欧元增长到 1997 年的 330 亿欧元，仅仅 12 年就增长了 46 个百分点。这种例外的增长水平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型化工企业都开始大规模向粮食行业投资。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初级农产品的价格过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使得农业生产越显萧条，与此同时，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过高，这对于贫困人民来说显得日益难以承受，使得很多贫困人口营养不良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解释了为什么大量的慢性营养不良水平的持续存在与萧条的初级生产趋势共存。后者可能是由于价格过低，而前者是由于价格过高所致。这种积累方式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则是大量的财富从农业部门流出，因此，农业初级生产显得越来越萧条，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大量的财富流出农业部门，甚至农业劳动力也都不得不流出农村地区，“废弃的生命”和废弃的土地因而逐渐变成许多农村地区的未来特征。同样的，这种财富的流动方向也对粮食的质量产生影响。因为对于农民来说，持续不断的压榨使得农民越来越担负不起高品质的农产品的质量成本。

帕玛拉特公司是通过收购公司建立起的几大粮食帝国之一，但大量的收购也使得它负担了很大的债务问题。为了获得处理这种情况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设计了一个大项目，也就是之后非常有名的 latte fresco blu project (fresh blue milk)。该项目是通过科技手段把牛奶的成分分离出来，再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包括微过滤以及巴氏灭菌法等，重新组合成新的“新鲜牛奶”。这些技术的战略优势在于把时间和空间联结起来，大大缩小了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例如，它使得一个月前在波兰和乌克兰生产的牛奶可以在意大利经过一系列加工之后变成“鲜奶”进行销售。对于帕玛拉特公司而言，它控制了牛奶市场的超高温灭菌乳技术，构建出贫困地区与意大利粮食市场之间的联系，使本由当地一些企业控制的鲜奶市场日渐被他们所占领，并因而积累大量财富。这个计划是成功的，但是，从更大的角度来说，这个“新鲜牛

奶计划”的成功意味着意大利奶农的逐渐的被边缘化。奶农的市场被完全占领了。对意大利的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对粮食需求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下降：从真正的新鲜牛奶到看起来新鲜的产品。粮食帝国需要引进粮食工程使其能够从低廉的配料中制造出高价值的产品。在这种需求与粮食危机的性质方面就产生了一个很清晰的联系。甚至在人们对一些添加成分对人类健康的长期影响并没有足够了解的时候，企业有条不紊地添加各种添加剂（例如甜味剂、着色剂、软化剂、防腐剂、强加剂），扩大类产品的范围。然而，由于帕玛拉特公司本身涉及到的巨额财务问题，在这个鲜奶计划所挣得的利润还不足以偿还该公司的巨额债务的时候，帕玛拉特公司就宣告破产。通过这个案例，可以清晰地显示出农业危机的突然加速与粮食危机的扩大化是可以齐头并进的，二者互为因果。

农业工业化、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以及粮食帝国的崛起，三者共同作用形成了一场持久的世界范围的农业危机。世界市场的形成和粮食帝国的崛起对农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或者说是挤压。不仅如此，粮食帝国扩大了农产品初产价格与销售价格之间的差距。最后，开放性的市场环境，特别是粮食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运作对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影响着本国市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市场，从而影响到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市场。然而，这些影响与农业工业化的内在需求相违背，农业工业化需要可预测性，但世界市场体系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却是波动性，大规模投入的农业的产值涵盖了较高的财政义务和成本的增加，然而，现在的农业产值却是对农业生产的挤压作用，最后，农业工业化之后的农产品销售价格应该是有利于需要的扩大的，事实上，粮食帝国所决定的粮食销售价格却在日渐压低消费者的需求，甚至产生相当的排斥作用。

总的来说，**食物帝国需要农业工业化**，通过农业工业化为这些帝国生产大量的标准化了的廉价的原材料，但**与此同时，食物帝国却阻碍了农业工业化的进程**。这个矛盾就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现象：贫困、生态资本的退化、农民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越发激烈等等。

### 密切监视下的粮食危机：

目前，粮食危机已经扩展到全球，突然的粮食价格上涨引起了粮食暴动、出口的限制以及进口关税的下降。然而，这些问题并不能仅由粮食市场来解释。他们深深根植于农业危机。二者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首先，这种复合成的有机农产品造成了大规模的、长期的营养不良水平。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约 8.5 亿人民已长期患有营养不良。然而，就目前为止，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 10 亿。第二，复合的有机农产品也造成了普遍的肥胖症。据估计，世界上已经有超过 10 亿的人是极为肥胖的。第三，世界市场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它不断产生不平等、不安全和动荡，形成农业危机，并使得粮食危机向更广泛的范围传播。

### 危机的加速：

经济和金融危机通过两种主要的机制加速农业和粮食危机。这包括整体购买力的下降，以及现有债务的再融资的不可能性。这两个效应产生出了第三个机制，工业化农业再现的不可能性。因为粮食帝国是工业化农业，它高度依赖于信贷。因此，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荷兰为例，2007 年，荷兰农业总债务达到 388 亿欧元，净增值为 66 亿欧元，农业总收入 30 亿欧元。因此，每年的总债务相当于净增值的 6 倍，相当于年总收入的 12 倍。尽管在债务利率方面有着巨大的国际差异，但各国都呈现出相似甚至更高的比例。高额负债意味着，如果银行不愿或是没有能力再融资，就可能引起农场的被迫完全关闭或是农产品的大量减少，这就会对全球范围内的农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有着高额负债的农业难以再融资，而且粮食帝国所支付的低廉的农产品价格使得这些农场很有可能消极生产甚至歇业。而这样一个趋势已经潜伏很多年了，只是由于普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农业工业化的这一致命要害变得越来越显著。最后，作者提出，以农民

特有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也就是再小农化过程，小农模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将会被重新提上日程，历史将表明这会是在农业危机之后不久就会发生的事情。

### 农业工业化 VS 农业产业化：

1. 农业工业化，就是用谋划工业的思路发展农业，用发达的工业成果和装备武装农业，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农业，用工业管理的方法管理农业，从根本上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一体化经营和发展。包括七个转向：一是农业劳动由以体力为主转向以机械为主；二是农业决策由以经验决策为主转向以科学决策为主；三是农业现场管理由以人工为主转向以自动化为主；四是农产品销售由以初级产品为主转向以深加工产品为主；五是农业市场以本地区为主转向以外地区甚至以境外地区为主；六是农业经营由以农业本身为主转向以非农产业特别是非农业人口的需求发展为主；七是农业发展由以粗放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向以内涵型再生产为主。

2. 农业产业化（Agri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导产业、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使农业走上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的现代化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它的实质上是指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这种经营模式从整体上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